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盤山志卷六

寺宇

萬松寺舊名衛公菴菴西上舞劍臺乃唐李藥師靖
舞劍處也菴不知建於何時萬厯四年僧普照卓
錫於此導人脩淨業神宗御書清心二字存菴中
崇禎中僧勝雲重脩

國朝康熙四十四年僧祥慶又新之

聖祖駕幸

御書樂天真三字懸殿中央

勅改萬松寺乾隆十年

賜金繕葺寺左有仙人橋右有橐佗石石上刻

御製詩前峙浮青歡喜二嶺

呂升凱重修衛公庵碑記往官閒曹休沐暇嘗偕
客縱游西山四顧巖壑聳秀天矯幽竒撫掌大笑
曰近畿勝槩觀止矣客曰未也畿之東為漁陽郡

郡之西北三十里為盤山勢迴旋而磅礴左碣石
右洵水滄溟匪其南厓嶺環其北層巒疊嶂接日
干霄飛瀑奔泉噴松鬬石中有古刹七十餘此乃
近畿一巨觀也時恍然神游其際頃之不自意拜
度支郎命來董薊儲竊幸天假勝緣比值羽書旁
午日疲於會計未踐夙盟適家弟升時至覽興鬱
勃挾侶作小試遊循趾及腰捫蘿躡磴層累而登
是為盤山危峰陡絕鳥道猿攀最高者曰上盤跡

未及到已賊目動心嗒然而返歸休於衛公菴菴
之住持勝公供茗出與語雅有宗風相將登眺祇
見拓基宏敞構宇崇隆不知廢幾許工力步至庭
際有豐碑夾峙已鐫其一諦視之則少林寺嵩麓
上人以重建落成爲大師普照祖若孫志其勤也
其一尚濯濯叩之勝公對曰是役也肇自神宗初
年嘉賴十方微普照祖大願力不及此遞及孫雲
輩廣募益摯飽茹苦辛歷數十禩迺觀厥成懼代

遠績湮勒之貞珉以昭示後人然一切功德主無
量福田豈可令其泯泯無聞用是虛石以待家弟
曰有是舉盍圓是事勝公進曰曩嘗句之名公大
人矣未荷許可今之使君介弟得無意乎倘徼惠
于部使君不靳立肩於以並垂不朽幸甚家弟遂
巡不能卻輒唯唯歸以語余余瞿然自失曰盤山
為海內游覽地騷人宗匠往來如織吾雖少讀父
書長而不文豈以名碩所避席者而為我漫嘗之

顧家弟業謬諾之矣且奈何況茲勝概余屐齒未
到又菴以衛公得名亦未遑詳考余何言姑就勝
公之語次其顛末為諸檀越志功德云爾繫之以
銘銘曰維山崒嶂懸削林立維水潺湲紆迴環碧
翠微鬱蓊爰敞梵宮厥標伊何唐勲衛公疇則開
宗實繫普照疇則繼志雲孫克紹輪奐有煒鳥草
暈飛廣募纍勸式廓丕基林總檀那聚沙成米令
德昭垂千秋曷已崇禎十三年庚辰九月

程文彞重脩李靖菴記盤山畿東勝地也去神京
百八十里與翠屏山相接龍山環匝鳳水縈紆有
龍游鳳覽之勢緣崖攀磴而上雲氣嵐光青紫萬
狀左有仙人橋青溝飛流激湍磅礴於蒼松古栢
間恍惚不可端倪至磴道盤鬱一似太行之山之
谷故又號盤谷右仄徑而下乃舞劒臺相沿為唐
李靖學劒處再迤邐而後有六王寨說者謂七國
時燕太子丹會六王故名風日晴好振衣登其巔

則舍利塔在焉塔中舍利為漢金仙所遺事寢久
不可考旁有挂月峰相對為自來峰法華洞五峰
八石三洞芝草錯雜其間此洞天福地也遊仙往
往過之明普照大師名明空豐潤人宋姓棄家安
禪神宗知之賜清心二字劄一道歸盤山未幾徒
道安嗣其法

今上御極之十有四年歲次己卯十月駐
蹕訪盤山之勝住僧祥慶嗣孫來平隨

駕登山蒙

上顧問賜金戊午秋己未春更蒙

賜金及

宸翰樂天真三字丙寅冬

駕再臨辛未秋僧來平接理法席甲申春

駕復巡幸

恩賜敕改萬松寺及

御書金經等誠亘古之奇逢不世之異數祇樹園中獲此

墨寶與盤山並峙乾坤彪炳日星昭灼岳瀆久而
彌昌遠而彌光又豈千百代易得之遇耶揣知拈
花時無詞可贊請以秀色滿天東一語作頌然猶
恐彰美傳盛之未詳也爰撫數語勒之石以垂不
朽云康熙四十四年歲次乙酉四月

阮旻錫宿衛公菴詩乍到翻疑夢如登故國山路
盤千嶂入人在萬松間夜雨泉邊至秋聲塞外還
英雄空說劍何似老僧閒

鄭纘祖宿衛公菴詩庵從昔賢名客自今秋至流
覽值新晴山容分外翠嵒懸松子落壁斷巖巖戲
簷際影蕭疎輕颺颺薜荔躋攀信忘疲深坐猶如
跂高閣俯層巒一一當窓視名象紛難齊衰暉晚
滋媚林昏忽已暝月出景逾異棲鳥時一鳴山空
人未睡有懷成獨徃幽通小徑邃閒寂澗香生空
虛巖響墜寒泉兼落葉靜聽聲不二夜迴佛燈涼
孤光耿宵寐

高士奇衛公菴詩夾天開小徑峯岩隱諸峰黛色
千崖石濤聲萬壑松林深微見寺谷靜遠聞鐘虛
閣何年藉聊清塵外蹤

袁松衛公庵詩此地真堪隱山窓晚更幽月移松
磴出風定石泉流覓句慚高適摩碑憶李侯還期
登絕頂千里望中收

梁洪入盤山宿衛公庵詩盤盤石路到高峰繞寺
蒼蒼萬樹松杖底泉虛青草遍鳥邊厓斷白雲封

塵襟遠隔如千里山色才看第一重獨念今宵禪
榻穩不眠先聽上方鐘

張朝琮衛公菴詩昔賢久云沒勲業在青史如何
巖穴間英名尚留此嵯峨梵宇深怪樹蚪龍徙高
閣俯嶙峋幽潔無塵滓猿攀鳥道紆崇臺亘聳峙
突兀矗層霄雲霞接步履精爽應不昧中夜練光
起奇才曠遠猷根性非凡鄙誰云當暮年烈士心
未已登臨懷古今俯仰思所以其然豈其然千載

存疑似

法藏寺舊名茶子菴成化中脩

國朝康熙中僧養心又脩乾隆十九年奉

勅脩殿左有古松為盤山第一住僧實乎擬建東廂欲

去此樹夜夢一碩士揖而告曰吾住此山久矣師

奈何促吾行僧覺其異遂不敢伐前有法船石門

東有楞嚴臺石

王嘉謨法藏寺詩折阪殿懸厓悠然縱鞍韞綿綿

谷口雲飄墮白如練峰巖忽相冒奇石還驚眩大
者數十尋小或等冠弁峰巔有紺宇歷歷皆可見
永懷僧栖樂倍覺塵情倦稀逢采芝侶獨立幾回
眇

李錯法藏寺詩至味伏餘甘脩塗引紆步沙石犬
牙啣人遵虎行路壑陰塞叢莽疊荒立枯樹野風
來蕭蕭若與山鬼逆道心不自鎮白日生恐怖岬
嶺諒終古中乃具百度古瓦栖圓榱丹華脫桓柱

龕燈久無蕊遂為靈狐据生滅信更事此理長不
住大地接慈航

寺前有
法船石

風波卒誰渡

智朴法藏寺詩排列峰巒似弟昆週迴四顧總無
門奇松蚪結龍蛇鬪怪石爛斑虎豹蹲僧老巖頭
驚俗客花開洞口護仙源卜居喜近三椽地日日
來游不憚煩

青峰寺舊名青峰菴在青陽峪明正德丙子僧德果
脩萬厯丙子僧常淨葺之

國朝康熙中僧隆寶又葺之

聖祖賜青峰寺額乾隆十九年

飭有司相度營繕焉寺內有聖水井

無名氏青峰菴題壁詩陰陰泉脈出僧房
煮茗松煙隔舍香自對雙峰看宿黛石橋
櫺葉午風涼

偶因休沐乞身閒除目鄉書更不關試問
使君新事業日游一寺徧盤山

洪昇青峰庵詩幾日杏花春色盡半山松
影夕陽

蹟難忘惠遠留題處重到青峰寺裏來

雙峰寺在雙峰下舊名重巒禪院有石碣載貞觀中尉遲敬德監造萬厯三十年慈聖皇太后出內帑重建賜龍藏及供用之物歲久堊黝剝落

皇上御極之十有九年

巡幸過此

命有司脩治以還舊觀

唐文皇詔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元戎致茲

明罰恐九泉之下尚淪鼎鑊八難之間永纏冰炭
所以樹立福田濟其魂魄可於建義以來交兵之
處為義士兇徒殞身滅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
望法鼓所震變炎火於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
甘露所司量定處所並立寺宇具為事條以聞稱
朕矜哀之意

王嘉謨雙峰寺詩遠眺翠微近雲木澹清姿石華
浮半空飛泉激流漸其陽饒怪石小大紛參差萬

嶺鬱相錯孤雲停不移中峰構翠龕一一能仁祠
山僧衣蘿薜雜以松薜皮導我摩蒼厓覽古生遐

思

又登雙峰寺閣詩雙門開闔重神州四塞煙沙感
壯游日色不暄花異候雲雷在下瀑無休僧鐘祇
報窺階鳥客隊難驚飲澗猴醉欲題峰依古寺苔
封薜護使人愁

金山寺一名四門塢光啟二年七月建有石碣存稱

薊州大夫張公脩造又有國子監祭酒張峒題詩
勒石薊州大夫峒之仲孫也下有五盆溝

招提寺在先師臺上相傳黃龍禪師熏脩處萬曆庚
寅蔡如蕙重建殿宇以奉大士後有漁陽獨控四
字陶有學書前有古塔疑為黃龍塏然無據西有
說法臺東有仙人石下有井深三丈餘塊石鑿成
旁有瀑泉二字月空書再下有先師臺三字蔡如
芝書再下有奇觀二字李茂時書再下有東五臺

三字字俱鐫石壁徑二三尺許此盤山之最高敞處也

陶望齡先師臺建寺碑記余讀諸君子游盤山詩輒恍然神游也既而歎曰安得與山靈期一往游目乎比余叔氏日觀游茲山歸為余道其勝甚悉余益懷思之而有所謂先師臺者相傳黃龍禪師所熏脩處也適當山之陽漕河繞其南漁陽環其左下瞰衆壑喻欲雲霧上有峭石瀑泉靈氣時時

覆之茲臺蓋獨踞盤之最勝而鴻臚蔡仲子盤泉
今以栖大士像者也仲子之先人來峰素奉大士
教甚謹嘗渡遼海涉江淮瀕死者數矣而輒賴大
士力以全迺剏精藍於盤之陰曰淨業庵鑄金像
其中迨蔡君既逝而庵以僻遠峻絕故車馬罕至
日漸圯今年春蔡仲子與季子盤巖壻鳴沖張子
挈余叔氏游於斯徘徊慨嘆者久之傷其以僻故
廢隳先人之緒迺因此臺舊址益莊嚴其居以徙

大士像訪比丘真悟者主之蓋下控通衢往來游
觀者甚便其登臺遐矚則又迴隔塵境矣嗟乎茲
臺為先師脩也後數百年乃以栖大士焉知其後
來不有如先師者興乎而又焉知先師以前非古
佛道場也大抵仙巖佛石在在有之恒沙諸佛出
以應世弘化遞去遞來塵劫變幻如泡影露電何
常之有雖然其真常不變者自有在也儻即以真
常者真無常不變也閱至變天地且相為終焉而

況茲臺乎今喜乃無替先人之志也且以旌先人之歷試艱難而不忘所報也遂因其請而為之記蔡仲子名如蕙好施與利物蓋有古燕趙感慨之遺風云萬歷十八年庚寅九日

李錯招提寺詩荒絕招提寺淒涼臘佛尊穴穿山

鼠鬬壁坼女蘿翻苔繡懸燈石人煙報水村

遍岩甃石

寺盛時懸燈其上燦如列星寺南有石井穿巨石三丈餘而得水山下有報水村

此心初

不住往者復何言

白巖寺在盤山東盡處建自唐代遼天顯十一年重脩有元僧恒志碑記又有慶壽提點裕公塏銘金大定中重脩明天順中香林蘊空禪師退隱於此號白巖叟

董邦達白巖寺詩十里山南策瘦筇祇園一徑蔽蒙茸密林礙帽垂丹柿虛牖敷牀列翠峰荒蘚未埋前代碣晚風時送上方鐘道人莫訝心神逸路入煙嵐幾萬重

瑞雲菴向在千相寺西始建歲月無考金大安中重修今移建於山麓齋堂禪室具焉

董邦達瑞雲菴詩此中猶太古煙火幾人家樵路
逢新霽禪房落晚花青山堪獨往白業問三車證
處無言說林端聞噪鴉

水月菴萬歷癸丑建庵南有泉自石龍口出涓涓不
涸

袁和水月菴碑記余以壬子冬秉憲薊鎮未幾而

兼攝密鎮於是往來盤山之麓盤山固畿東一大
觀也層巒聳翠泉甘土肥其間松栢之叢茂果實
之繁盛種種色色未易備指枚數山行里許有崇
崕峻嶺土人以砂嶺呼之道側有菴曰水月甫入
門有澄泉一區甃石為池似偃月狀泉出甃沸庵
以得名去池少許梵宇四楹中奉觀音大士像問
所自剏則司徒殷公布施也殷公督密餉嘗過其
地見其山徑嶮巇因募僧而構之菴時或爰憩其

中於是薊門成大司成復為必芻永賴地指山形而畫地捐焉擇釋子明澄為住持蓋其行有足多云諸釋子以其得之檀那者日鳩匠石鑿其巉巖平其磽确險夷庫實幾一里登假者便之塗成有次乞余言為記余曰夫南海西天曇華貝葉法談空幻儒者不之道也然而見性明心慈悲方便與儒者之格致誠正濟人利物實相須而為用者也余故因明澄之請嘉殷成二君子之造福無量而

誦觀音大士之方便第一也次其語以授之萬歷
癸丑季夏

李象葵過水月菴感懷詩疊翠憑虛暑氣消登臨
直上碧山椒雲橫峻嶺迷青嶂路接丹梯傍玉霄
古栢森森鳴爽籟清泉冷冷寄簞瓢宦心遇此灰
應盡慵逐征途萬里遙

大慈庵一名五峰庵萬歷中僧常增建菴前有津津
亭忠義祠

孫承宗新建漢前將軍祠碑記余以天啟壬戌之
六月奉上帝命閱邊務於山海過白檀經平谷之野
既易輿陟大嶺其山腰固已辟立峽崕而一登絕
巔遂覺煩襟為爽蓋俯眎羣峰羅列在揖授間西
望喬雲渺靄覺長安日近而東望如戟如矛者殆
榆關之劍氣乎隨行鹿職方善繼宋校書獻不陟
其巔而過余與兒輩四五人剖瓜其上老僧指盤
山故道令人想昌黎茹山漁谿之致低徊久之側

有豐碑轟轟讀其文則借余館職姓名也余為蹶
然曰知文之冒余名也寧知名之冒爾文也因進
老僧名常增遂說真常諦蓋不真不常即如此文
之冒余名也深山大谷中誰辯真贋况余待罪翰
林幾廿年不復作塞游而帷幄近臣又鮮馳驅乎
黃沙白草之間則此文在異時安知不疑余之真
為此文而余偶過迺悉其非真然則真乃常也真
常之諦可以作事可以籌邊漢忠義關將軍論人

之丹誠如日丹在心目中日在天上夫日萬古常懸
而萬古常新惟其真耳假令初終易操通約易盟
貌衷易向炎冷易趨讀余真常之說寧不抱慚於
忠義而況秉鉞登壇受主上隆恩忍於虛冒而不
以丹誠報國者其敢酌酒忠義乎太行北上折而
東又折而東復南以護陵京而一支一轉遂開郡
邑總之岳稱真烈名有恒極則真常之諦天地若
為開之而生人其忍負之以抱慚將軍哉時僧徵

余為真文余諾而過既以七月既望過黃厓平谷尉繆伯芳持贗者來徵余真余次其語以授凡陟絕巔而憩忠義祠下體真常於丹日是為忠義非必龍旂火馬赭面戟髯者忠義也天啟二年癸亥七月十九日

劉鴻訓脩盤路碑記京師之東二百里許是為盤山蜿蜒西南下勢探洵水谷平谷於其中限薊門於其外列中有小徑可達山海遵化及喜峰諸門

轉而察雲居庸及石吉曹牆諸路凡烽火之警諸
司會計羽書交馳必由之便其捷也不則必出三
河里道之回遠不可計矣但石磴崎嶇澗崖滑隘
行者苦之陞薊州知州戚君延齡始仕茲土履而
歎曰此路可通乘輿似非吾民之利萬一邊防有
急傳檄稍緩為害可勝道乎吾其撫循吾民而啟
闢斯路不兩得乎適有本道張君朴行部過平谷
亦以為言捐金若干而戚君遂量工命日分財用

具饌糧起工於三十八年春三月至四十一年秋
九月工竣寬二丈長四里餘崎嶇者平滑隘者展
行者謳歌祝頌斯民日益繁庶繼任平谷知縣丁
君士慶下車後其所以撫循斯民加意斯路者若
合符節猶不欲沒二公之高托余立石以垂不朽
余謂夫事不論巨細所關何如今脩者止一路而
生君子愛人之心予小人生養之利息戎馬陸梁
之門舒聖天子東顧之憂三公之功一轍也詩云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其斯之
謂歟故喜為之記萬曆四十三年春二月

報國寺元至元中園悟賑禪師重脩前有黑龍池

白峪寺在萬松寺西南八里

報恩寺在千相寺東明正統四年戊午重脩萬曆四
十五年丁巳尼宏存再葺

米萬鍾重脩報恩寺碑記天地間凡事有廢有興
時也天且不違時而況他也乎哉當其興即有廢

之之機伏其後當其廢即有興之之機乘其間興而廢廢而興孰主張是謂地有靈而佛亦有靈也勝境常存胡然積廢金光常住胡然久頽謂地無靈而佛亦無靈也積廢成壞久頽不起胡然廢者興頽者又舉蓋炎炎隆隆勢之所不能終保也而星星涓涓又數之所不敢算拘也總之時為之城西北二十里許盤山之麓塢院莊建有報恩寺東枕洵巖西通千像而北則控西方庵鼎足三方

號稱古刹所由來素矣蒼翠龍蔥借盤之秀香火
綿衍徼盤之靈殿宇輝煌摹盤之勝不知其叔自
何時第於正統四年重脩復於萬曆八年再新迄
今又三十年矣龍蔥者如故也而香火視昔則微
有間也殿宇之輝煌者又非昔之時也方且雨注
方且星穿方且金身日射而風披與露宿者微異
耳嗟乎哉藉佛以之保國庇民者幾不自保自庇
矣雖不至極廢大壞亦可謂漸頹難起向之災災

隆隆者至此而星星而涓涓亦時之一阨也哉寺
有尼僧宏存者惻然傷赧然不勝憤毅然中起向
檀越極力募化日奔走於薊於平谷於三河更不
遠二百里至都下跋涉之履幾穿矣以得金百兩
搜材鳩工日經營而補葺之由是正殿兩廊額者
畢起突焉改觀靡不整也靡不麗也輝輝金碧恍
心睽目曷啻初葺然豈特無風雨之患而且昭日
星之炳卓哉為盤山入步第一勝概將與白巖千

像比肩並峙雷音境界於是乎在一報恩寺也向
也廢而今也興又何其炎炎隆隆也哉語云天節
不遠五年復返言時也此寺歷三十年之久不終
阨而復返其初者謂非時為之耶僧乞言於余余
何言第惟以佛在人心人心之不泯即天時之有
在人乘乎時時乘乎人兩相藉也非徒地靈之說
也世之漸滅人心者佛法日遠西方日隔墮沉淪
而遭業障不知以何者為福田為結果恒沙迷津

慈航誰渡無怪乎福國庇民之勝境日頽日壞而
莫為之振起也此又不可諉之時而一概論也此
為記萬曆丁巳春三月

觀音庵有二一在瓊紫峪又一在鋪黼峪僧性艮重
脩

報國庵在雲淨寺西南二里

華嚴庵在黑塢峪

朝陽峪在盤嶺南俗呼紫背康熙中僧通道建

秀峰庵在盧家峪東正德丁卯僧想通建有守真洞
法常寺在玉石村西惟石幢古井在焉

定慧寺在小盤山一名瓦茶寺今圯

接引庵在版鋪今圯

翠雲庵白峪前石壁刻翠雲庵三大字菴無考

聖泉菴在山後昔為羅總兵所壞作別墅未幾羅罹
禍廢至今呼為羅家城

白巘菴九華峰前崇禎中建久圯

淨土庵在塢院莊北三里今圯

劉家菴在上甘澗內庵西南三十步有洞最高爽崇
禎甲申居人避亂於此後頽壞惟洞中石柱存焉

菴東北有石舫擁背石後有飛翠巖

龍泉庵基存碑刻正德九年僧真義重脩菴右有池
深不可測

繼靖菴俗呼旱店在雲淨寺東久圯

西方菴在塢院莊北三里今圯

大悲菴千相寺東北上二里故址無考康熙中僧通
道結茅居焉

龍鳳菴始建歲月無考在上方寺西南塊石為基基
濶二丈五尺高一丈五尺刺大方廣三字字徑八
尺

王澤弘龍鳳菴詩層巘辟立嵌茆庵中有高僧坐
石龕久判一身如朽木返觀百念已澄潭青知列
岫雲光護紅見孤花露氣含悵望勞勞車馬路抽

簪吾欲伴瞿曇

甘露菴少林寺前入山道康熙二十七年溟波和尚
建草房五楹稱十方院今圯

龍震甘露寺詩泉石爭奇處三間孤草堂老僧指
烏道倦客借繩牀水為出山咽雲因作雨忙閒中
一眺聽冰雪入肝腸

右感化寺以下諸刹皆屬本山稍以大小興廢為
次

龍泉寺一名暗峪寺元至正中僧順結茅明成化六年己丑僧悟興開建正德五年庚午重脩殿前古樹皆千年物香水寺南二里亦有龍泉寺基

金純龍泉寺脩造碑記龍泉寺至京師百八十里寺故庵式中有暗峪迺薊州盤山佳處山甚秀東首綿亘以西隆起有脊甚揚而尾與首顧暗谷實脈其間寺內山谷為居人以山龍狀命谷為龍泉緣以名寺寺之初剏故老無述後生亦無聞其徒

世守不知其詳以跡襲授受知為元至正遺址兵燹後入國朝逾百年山谷僅秀香火僅延屋宇僅支亦時為之既有力者不列諸徒而無力者非徒自靳成化初鄉雋景公鐸者憫山川淪秀且念燈焰之弱毅不自解徧告耆舊以力藉衆以謀自私倍故址宏為寺推四門墻寺僧悟興者一衆務其徒本源出所長為規畫羽翼百費具周羣策畢舉落成後規模甚廓有門有垣有壇場有殿宇有鐘

鼓懸室有講堂禪庭左右列僧舍若干間丹雘塗
堊與雲霞爭妍與山水爭碧樓臺出沒於煙霏空
翠間潭影天光徘徊上下山川之麗一旦改觀遠
近來游靡不喈喈稱歎寺成於正德庚午邇其經
始幾四十餘年行之者非一僧成之者非一日可
謂大且艱矣鐸與羣師先後淪沒鐸之子曰祚讓
之徒曰常善恐其功遂泯泯無聞徵余為記余惟
山川之勝必得其人而後可鳴當龍泉兵燹之餘

巖光水色頗失故態栖栖於林薄榛莽間殆與凡
流衆垓等耳今緇流一鼓而幻成寶坊暮鼓晨鐘
酬恩駐貴則山川秀麗與有光輝孰其使之然哉
昔緇山非自鳴也以無量鳴崑崙非自鳴也以靜
庵鳴他日龍泉為東盤第一山者又安知不以悟
興鳴也耶是為記正德五年歲次庚午

香水寺唐建有頭陀大師靈壙實行碑金正隆六年
中都寶壙寺沙門知心撰文曰師諱行及海東新

羅常興人覽茲香水偶然挂錫扳石頭庵山精自
竄拓靈源脈蠟虎他之於廣明元年仲夏無疾而
終門人惠超等塑以真像塔而藏之其後塏龕盡
圯恒淨等重脩巨塏表焉康熙中德心禪師重脩
寺後有香泉古栢

盧綸重脩香水寺碑記薊之西北有盤山延袤起
伏數十里西折而左顧有寺曰香水者蓋古刹也
中有泉清澄瑩澈異馥襲人寺因以名緣闕記石

叔建無考金海東新羅頭陀大師行脚至此重為
開拓迨明天啟中復就傾圯寺僧慧明及劉君良
爵劉君居正共發善心再葺治之煥然歸然過者
無不稱歎閱歲既久風雨飄搖法相漸爾摧頽鐘
鼓將淪蕭艾向之煥然者幾丘墟矣歸然者幾瓦
礫矣爵之孫之俊正之孫若瑗見而憂之以為有
其舉之莫敢廢禮也爰邀鄉善於康熙十五年春
聘德心禪師主之禪師乃大博和尚之門弟子也

甘淡泊事勤苦精操有年宗風遠播四方衲子踵
接肩摩而至者如細流之歸巨浸也講讚有人瞻
禮無地迺建善會用謀重脩而諸弟子躬親勤勞
以勸厥事殿堂垣墉門廡庖湑凡所有者依次脩
治莊嚴妙好大倍於昔禪師之功多且茂矣而延
師以興者則二劉倡衆之力可少乎哉是舉也鳩
工於十六年春落成於二十四年秋主者慮事之
不傳無以啟後來者之相繼也丐余言以記之特

為述其梗概如此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月日

普濟寺一名甘泉寺相傳昔為毒龍湫唐太和中
有曉方禪師結茅於此龍讓之徙山後迄今三潭為
龍居也遼金元重修碑記殘缺難考又傳古有王
子出家故寺中伽藍神女像宮粧在佛殿西北隅
最高隘處曩寺廢人欲圻毀不能上上輒墜故得
存

國朝康熙中僧明德住此次第移伽藍於殿左前有三

塢列如鼎足後有小醵洞依山麓成極精雅

聖祖駐蹕中盤題詩勒石寺中

沈荃重脩甘泉寺碑記盤山在薊州羣峰陡絕行者盤旋而上故曰盤其中有龍池天門劒臺懸空石諸勝前賢志之備矣

皇上有事

園陵嘗駐蹕於彼題詩中盤因勒石於殿左山中佛寺甚多最勝者曰甘泉菴自唐代盛於宋元至明初燬

於火琳宮紺殿竟為荒煙蔓草已三百年矣雨石
和尚過之曰嘻余責也迺結茅募脩備列辛苦久
之大殿告成禪堂厨庫以次畢具緇素來者日衆
梵聲鐘磬時出白雲中間盛事也自甘泉而下十
餘里為段家嶺迺山海孔道復葺茶庵以飲渴者
和尚囑余作記次其本末余惟盤為京東名山

翠華臨幸名賢題咏與尋常勝地不同余嘗備兵通薊
副使茲山實在境內數欲杖策一游困於簿書願

卒未遂後奉

命恭詣

孝陵道出薊州始得登覽拜讀

御製詩償宿志焉比時與和尚相識考其舊碑臨濟第二

代興化獎禪師初依開山曉方大士實芟薙於斯
焉因念和尚慨傷祖苑刻志經營又能扇遠風以
歸禪學廣善緣以益生民俾其事以傳於後誠不
可已也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月日

靈巖寺在甘泉寺西南

蕭九峰重脩靈巖寺碑記盤龍山靈巖寺始立久不可考舊碣謂自唐宋以來七百餘歲或古刹也寺雖隸薊州然去三河十里而近余嘗往游焉有林居之樂無俗鞅之擾蒼翠環繞絕壁如城東巖有水自上滴滴漏下鏗然有聲歷久旱不竭而僧衆咸賴寺之得名蓋以是也舊設長老主寺事今僧人常現適當其任現幼師僧人真愷而事其親

以孝聞戒律之嚴經典之熟靡不出類且苦心高
行傾動遠邇每歲於寺說法立會安禪施齋來皈
者幾千人固有道者流也寺日廢墜現乃邀鄉善
信趙文昂輩盡出已資協力衆募掄材鳩工拓其
地宏其規中脩大雄殿三間以事佛左建堂以事
護法右建堂以事祖師天王殿峙於前觀音庵拱
於後其他山門甬路鐘樓庫室凡法所宜有者無
不具備由是山若增而高境若闢而新昔之傾圯

者堅緻矣昔之荒穢者精潔矣殆可與名山盛地
貴戚勑建者爭雄焉事竣托儒生牛西剛徵予為
之記予亦業儒者也安可談佛事蓋佛之道出於
孔子之後故學孔子者必斥之以為不如是不足
以名儒者雖然如使佛出孔子之世則孔子之所
以處佛者何如哉將怒而斥之耶抑矜而進之耶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夫其不為己甚則佛之斥
與進誠有未易言者且佛也者出於周末而生於

西域耳無聞目無見也吾意其俗必古野而其人
之情未甚鑿佛又其甚焉者見春秋之世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兵戈日尋於中國而頽敗之風大作
於鄭衛齊陳王化所遵及之境於是有憤世嫉邪
之心思欲絕類離倫而立於獨者此佛之志也惡
天下之貪則以一切事故為虛幻惡天下之淫則
并妻子而去之惡天下之酗則斷葷茹菜以為賢
惡天下之僭則雖已有南面王之樂而不一朝居

之也惡天下之爭則人有患難捐驅以救而不恤
推此意也則佛所謂賢智者也其為孔子之所進
蓋未可知矣彼學佛者其善惡固與齊民相等善
者存之不善者去之法之正也今天下之人其為
不善者不少輕於自恕而一切歸咎於佛雖大儒
君子亦徃徃原心於渺忽析理於毫芒而與學佛
者角勝負無乃不考之過歟余非知佛者特以佛
氏之本旨易知者述而明之又聞昔宗顓禪師有

頌云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家塔寺空應是當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夫沙門法者不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托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牀藥山以三篋繞腹概可見矣又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文公佛然怒於色師笑曰此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以此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沈溺便為苦海苟一念清淨則

烈焰成池矣苟一念警覺則船到彼岸矣災患纏
身隨遇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也惡人侵凌待
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也作如是觀則普陀
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矣嗚呼學佛者苟以宗頤
之心為心則佛之徒亦斯世之所不可少論佛者
苟以藥山之言為言則佛之法亦吾儒之所不可
斥敢以是為記萬歷十六年歲次戊子秋

香林寺盤山東二十里翁同鵠泉流峙左右薊亭之

勝概也明天順中蘊空禪師重脩萬厯七年己卯
又葺康熙中僧心安再新

馬有經重脩香林寺大悲菩薩殿碑記夫寺稱古
刹佛號觀音而曰大悲者仁慈之德也而其千手
者圓化之象也何以知其然耶蓋聞魯隕恒星佛
體始降漢傳吉夢大道昉殷故摩騰天竺白馬馱
經釋迦祇園黃金布地於是梵宮精舍星列於人
寰紺宇緇廬雲興於華夏此寺之所由始而刹之

所以稱古也觀音妙義誠非蠡測而知耳餐膚談
敢贅管窺之見夫音維聽而非觀也色維觀而非
聽也可聽則有聲可觀則有色今不言觀世色而
曰觀世音不言聽世音而曰音可觀豈非兩目不
見物五蘊悉皆空觀為妙觀音為妙音以為佛號
不亦然乎慈航泛海度一切之苦厄楊枝淨水脫
萬劫之災危隨緣應質百億化身雖滅度而歸空
又垂儀而覺世語其大則虛空徧滿語其小則絲

髮難容謂為仁慈之德圓化之象也非歟乃茲香
林亦叔自漢繕自唐宋迨於我明正統之間常為
葦馬相距漁陽約二里許東則缺嶺龍蟠西則漁
山鳳翥後則巍峰直矗南望則平臯起忽每至太
昊司令勾芒御辰嘉木蓊鬱茝蘭郁芬而有綺紉
翠飾結馬聯珮禮旃檀而白福向法筵而祈利簇
曇花翻貝葉掩映般若之前誦揭諦諷薩埵娑婆
浮屠之側盖突兀於岡陽為隨喜之勝地邈不知

其若干歲也值今上之三十四載又將百數十年
矣奈何日月易邁殿宇漸爾傾頽風雨迭侵椽椽
由是毀棄菩提兜率惟餘挂月之藤蘿淨土化城
空對摧霜之蒿棘沙門間其無人香積塵封檀那
蕭然絕跡禪關雲扃噫寺幾廢矣誰能興之董君
懋脩浙人京產以從事於司農故僑寓於是郡銓
期尚遠暇日旋登周覽惕衷遂發重脩之願捐資
倡首亟邀同志之朋是以陳君忠蕭君應兆等各

有所施共扶勝舉因基就制揆日鳩傭經始於丙
午之二月落成於戊申之四月曾不二歷於璣衡
頓復三千之金界丹青絢綵煥自在之慈容珠璧
輝煌現原來之寶相繡幢飄而嵐影齊飛玉磬響
而谷聲相接琉璃燈燦夜分皎月之光翠篆香浮
曉雜祥雲之色於是乎靈剎更新沙門載盛涅槃
安侑永保聖壽之無疆善信歸依將錫福祿於何
限然而衆既勞止安可無記用鐫貞珉以垂永世

萬曆三十九年歲次辛亥季春月

王中漢游香林寺詩塞北山高月上低月當明處
與山齊漁陽城外香林寺暎月排山水半谿

靜安寺在白巘寺東十里舊名醴泉院遼道宗賜額
淨名寺金大定中改今名

日照寺金大定九年進士孫設撰記舊名翁同山院
有地藏殿圓覆法師塔上藏佛牙二具正德中道
士盧永康居之更為脩葺今名府君山

靈隱寺在崆峒山東北今圯

右龍泉寺以下諸刹舊志所有皆係附近盤山不應並列故別載於後

靜室

五盆靜室在五盆溝北今圯

西架靜室在上方寺西康熙中通起重脩

東架靜室在上方寺東今圯

黑石塢靜室在方寺東南一里今圯

茶子菴東靜室康熙中僧百忍建今圯

中盤西靜室凡三處

少林東靜室在少林寺東南一里

九兒峪靜室在雲淨寺南二里

廟

關帝廟有四一在盧家峪村中一在田家峪西一在

塢院莊一在瓊紫峪

藥王廟在瓊紫峪今圯

五道廟在玉石莊東

山神廟有三一在玉石塘北一在田家峪東一在暗峪龍泉寺側

李錯山神廟碑記天地生物率有靈明而山澤之氣稟陰陽於乾坤其靈尤昭然宅幽履虛不可以質取不可以形求先王慮民聽之滋惑也故為之叢以聚之所以教精白一民志也盤山之北暗峪有龍泉寺寺東故有山神廟莫知其初始歲久垂

敗工部員外郎右瞻西君董督石工數數往來顧
而心動曰神護此山陰左右我

聖祖山陵之役靈至昭也不新之無以報神貺於是重葺
治之殿陞堂廉一如初叛於戲是役也昭神之貺
一民之志所以承先王之教也嘉其事是用紀之
而勒諸貞珉云乾隆十三年夏五月

欽定盤山志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盤山志卷七至十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_臣李廷欽

編修_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吳舒惟

謄錄監生_臣薩龍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盤山志卷七

流寓

盤之宜於隱固矣而漢唐以還鴻冥鳳逸之士寥
寥無幾豈前此地處荒僻其人韜光葆真不欲顯
跡人世故記傳多未之及耶

聖主咨訪遺賢寄懷邁軸安知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不
有匿姓氏於漁樵耕牧中其作

盛世之逸民不令此山作終南捷徑者尚期物色及之
一為鼓幽蘭之操也

古

時代無考

田盤先生自齊來棲遲此山

漢

田疇字子泰

陶詩作春

無終縣人董卓遷漢帝於長安時

幽州牧劉虞聞疇奇士署為從事遣問行在疇循
間道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

可荷佩榮寵辭不受得報還虞已為公孫瓚所戕
疇謁虞墓哭泣返命瓚怒收疇疇不為屈瓚壯之
疇得北歸率宗人入徐無山中從而徙者五千餘
家疇為約束興學校期月道不拾遺建安十二年
曹操討烏丸將其眾為鄉導論功封亭侯辭後拜
議郎終不能奪其志

曹操表論田疇云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
慎於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

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
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
從咸供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遠結烏
丸與為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撓後臣奉命軍次
易縣疇長馳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
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衆漢
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塞途由山中
九百餘里疇率兵五百啓導山谷遂滅烏丸蕩平

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寵賞以旌其美
又令曰修令田疇志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
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袁賊之
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徼真主及孤奉詔征定
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時加禮命疇即受署陳
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導道
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蹋頓於白狼遂
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

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惻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為成一人之高甚違王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無久留吾過

陳壽田疇傳云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劒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

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
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為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
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為衆所指名願
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
客與年少之勇壯募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
而遣之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
朔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
為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

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
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
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
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疇答曰漢室衰頽人懷異
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
所樂聞故不進也今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
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
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

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
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
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
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
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
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父老曰諸君不以
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
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因僉

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
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愉快
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
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
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
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
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
驛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袁紹數遣使招

命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死
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嘗忿烏丸昔多賊殺
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
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
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
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
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
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

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為蓆令不之官隨軍次
無終時方夏雨水而濱海洿下澁滯不通虜亦遮
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
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
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
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
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
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

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
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旁曰方今暑夏
道路不通且候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
為大軍去也太祖命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
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
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
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
百戶疇自以始為居難率衆遯逃志義不立反以

為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後
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

王嘉拾遺記云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為公孫瓚所
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雞酒哭之音動林野翔
鳥為之悽鳴走獸為之悲吟疇卧於草間忽有人
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疇神悟遠識知是
虞之魂既進而拜疇泣不自止因相與進雞酒疇
醉虞曰公孫瓚購子甚急宜竄伏避害疇對曰君

臣之道生則盡其義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泉
骨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萬古之高士也深慎
爾儀奄然不見而疇醉亦醒

古仙人辭夢入雲山宮闕幽鶯鶯同侶駕鳳流桂
月竟夜光不收世俗擾擾成羈湫醉飛星馭鞭金
虬八仙浪跡追真游龜玉筌蹄二十秋摩霄注壑
須人求覓劒如或笑刻舟陽燧非無角綺儔元鼎
以來虛崑丘東井徒勞冠帶修松滄竹飲度蜃樓

崧頂坐嘯垂直鈞祇應慙愧劉幽州

雷淵題古仙人辭云興定庚辰夏六月望予與元
好問趙郡李獻能同遊玉華谷又將歷崧前諸刹
因憩於少姨廟元周行廊廡得古仙人辭於壁間
然其首章直屋漏雨為所漫剥殆不可辨乃磬木
石而上拂拭汎滌迫視者久之始可完讀觀其體
則柏梁事則終始二漢字畫在鍾王之間東井又
元鼎所都幽州必賢宗子虞也夫眷眷不忘幽州

者非吾田疇尚誰歟田復所事之讐卻曹瞞之賞
衰俗波蕩中挺挺有烈丈夫風氣其死而不忘蓋
無疑其能道此語亦無疑觀者不應以文體古今
之變而疑仙語也噫仙山靈岳宜有閎衍博大之
真人往來乎其間而世人莫之識也予三人者乃
今見之夫豈偶然哉再拜留迹以附知音者末
黃天全田疇論甚矣處亂世之難也身負濟世之
具矣暴得大名不祥宜必擇主而事然仁者未必

武而英雄或有邪心將沉晦以自全乎寇盜蠭起
旦夕叵測伊欲身名俱全誠未易為策也子春弱
齡應劉虞之辟獻表漢帝以羣雄惟虞為正耳反
命而虞已斃於公孫瓚疇何以為心哉哭墓焚詔
氣誼凜然瓚脅以威卒不為屈去而隱於徐無山
既忠且智矣居數月徙而從者五千餘家彼固知
田生之雄略良足以庇之也疇為約束興學校期
月而道不拾遺鮮卑遣使問餽此豈可以聲音笑

貌致之哉又數年烏丸張甚操討之不克疇為略
教之竟殲烏丸而復誓不為操用賢於荀彧遠矣
方孝孺田疇贊云古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
以第高下譬如龍駒垂首糞車豈以其賤斥之為
駕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嘆夷齊有光漢季
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為田疇是悼操雖據國犬
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奚若田疇忠義蓋世
委質劉虞身死靡貳使受之命為漢大臣殺操復

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為疇我與
為友

明

李孔昭字光四薊州人崇禎癸未進士以天下將亂
不赴廷對甲申聞都城變白衣冠哭田間者三歲
喪妻不再娶或勸之輒不答獨奉老母入盤山一
子尚幼僮僕廬舍悉棄去躬自樵采往來水村山
市間形蹤數變易無識者或晨炊乏母呵責輒伏

地痛哭母為感動山中入觀者皆泣某中丞慕其名遣吏持書幣往迎徧走山中遇負薪者呼問若識李進士耶負薪者張目曰汝問阿誰吏具道其意負薪者遙指其處吏尋至室空矣訪之鄰叟笑曰若面失之向所見負薪者即是也吏再求卒不得戊戌春梁公玉立有薊門之役訪光四於州吏又登盤山叩老僧皆云光四無定居往來盤山僧寺為多梁公低回久之留一詩付山僧而去

梁清標訪李光四不遇詩憶昔看花傍帝畿十年
避弋羨鴻飛登山欲問桐江叟風雨冥冥冷釣磯
宋犖桃花寺弔李處士詩幽絕招提境嘉名自昔
云陽厓疎樹映大壑亂淙聞日暖催紅杏堂空養
白雲鹿裘邈何許猿鶴尚思君

國朝

崔應魁永平人居柳河屯少游心於醫人有疾醫藥
不論直皆盡心焉晚歲學道法名德茂下上盤山

十八年以叅究為事康熙戊辰秋示微疾徧告常
所往來者期日訣別至期衆問疾環坐談笑如平
日久之乃曰萬事無常百年有限依我行之決不
相誤索筆書偈而逝其偈曰來去赤條條不挂一
絲毫本來無一物縱橫任逍遙

李鐔字鐵君號眉山奉天鐵嶺人以門功當襲職病
不就好佳山水晚卜築蘿村課耕穫以食地居廬
峰之陰又自號廬青山山人山人通敏工詩古文詞

精力尤殫於經史著述甚富年七十卒生前自築壙於山居之旁

永寧石氏號東村長白山人家素貴顯壯歲折節讀書奉母孝母沒移居田盤作山居詩以見志與李鎔為世外交一廬山南一耕山北藤杖棕屨相遇窮崖陡壑間無間風雪桐城方苞為作二山人傳載其跡甚詳

方苞二山人傳廬青山人李鎔遼東鐵嶺人曾大

父如梓明寧遠伯成梁兒子也萬厯己未鐵嶺城陷死其官入

國朝三世皆盛貴伯叔父兄弟或嗣封爵都統禁軍或開府建鉞布列中外康熙四十一年父少司寇蒲陽公卒時西事方起議絕漠屯極邊山人既練自請興屯黑河踰年歸母卒再使南河賜七品冠帶乃盡以先世產業屬二昆移家潞河潛心經史凡六七年隣里未得一識其面嘗遊盤山樂其土風

買田廬峰下構草舍雜山厖以耕其尤貧者授之
田而無所取疏材果實與衆共之其聲遠聞邦工
每採山石過廬峰獨無擾焉暇時行遊四山必挈
爐炭瓶罌樵蘇者遙望而知所在曰此李山人茶
烟也白山石東邨聞其風而慕之東村名永寧世
饒於財祖都圖為

聖祖親臣每議公事不撓於權貴山人少豪舉好聲色狗
馬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會家事屯邇時伯兄既沒

而諸弟皆幼獨出身當之家既落奉母居郭東墾
墓田以養盡無斗儲遇無食者即罄之久之里中
有奇袤咸懼其聞母兄沒移家盤山與眉山遊每
嚴冬大雪攜手步西潭以杖扣冰相視愉怡見者
咸詫而不知其何以然會功令禁內府人出居近
畿復挈妻子入城僦屋授經自活乾隆元年舉孝
廉方正詣有司力言弱足難為儀衆莫能奪也廌
青舉博學宏詞及試亦被絀廌青之詩不丐於古

而必求與之並東村則即事抒指脩然有真意或
刻其山居五言律二十首遂不復為詩盡焚舊稿
曰吾幼學難補雖殫心力所造適至是而止耳吾
幸以悲憂窮蹙悔曩者之冥行今老矣可更以詹
詹者擾吾心曲乎廌青中年後以急兄之急益寔
艱老而無子自為生壙日典衣節食以養戚屬之
窮孤又以所著睫巢集尚史稿未定矻矻不自休
而東村長子及弟之子同舉甲科其僚友為營室

盧少司馬德濟齋延教其兄子輔國公衆皆謂東
村自是可安居東村曰吾終不以妻子故使廌青
筑筑行當獨身留盤山俾有所資以待老也

欽定盤山志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盤山志卷八

方外一

昔人稱山中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故非肥遯不悔
與一瓢一鉢寄跡方外者不能久茲岑寂諒矣夫
闡拈花之真諦行面壁之宗風法燈智炬久與佛
日並照自寶積以下或把茅久住或飛錫行化道
風高峻者歷舉得若干人黃冠寥落僅足傳白雲

金史四庫全書
卷八
一派至若空巖枯坐灰頭土面之倫名蹟淪晦不
敢傳會以傳也

釋
四十人

唐

寶積生緣姓氏未詳叅馬祖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
買猪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
手曰長史那箇不是精底師於是有省一日出門
見人舁喪歌郎振鈴曰紅輪決定沈西去未審靈

魂往那方幕下孝子哭曰哀哀師身心踊躍歸舉
似馬祖祖印可之後住盤山寶積寺上堂云心若
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
體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
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向
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又上堂云
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
忘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

斯乃空輪無迹劒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又上堂云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函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又上堂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

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覲面相
呈更無餘事珍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貌得吾
真否衆將所寫真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
貌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觔斗而出師曰
者漢向後掣風顛去在乃奄化

僧掩室開寶積頌山舍無塵分外清石榴花發透
簾明槐陰滿地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

愚谷困頌依依楊柳欲藏鴉社後東風捲落花理

策邀朋何處好山南山北看桑麻

妙峰善寶積見屠家割肉有省頌江邊送客上扁
舟相對漁翁暗擲釣一掣錦鱗隨手上遠山疊疊
水悠悠

海印信寶積聞歌聲悟道頌哀哀聲裏便承當畢
竟靈魂往那方踊躍自然全體現始知徧界不曾
藏

北磻簡又頌薤露淒涼亦可憐白楊丹旄去翩翩

哀哀聲裏無消息打著南邊動北邊

師範又頌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審靈魂往那方哭
慟一聲無處避擡頭親見本耶娘

宗杲寶積向上一路頌不傳不然海口難宣須彌
頂上駕起鐵船

智暹又頌千聖不傳向上路擬思舉步隔天淵雨
催山色來眉際風送溪聲到耳邊

彥充心月孤圓頌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

是痕滿地落花風掃盡依前流水遶孤村

松源岳又頌描不成兮畫不成卧龍長怖碧潭清
擬心湊泊終難會達者應須暗裏驚

文禮寶積似地擎山頌山忘孤峻玉忘瑕到處仙
源是我家堪笑葛洪曾未悟遠從勾漏問丹砂

重顯三界無法頌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為蓋
流泉作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慧懃又頌青青入座當軒竹黯黯遮門對面山更

有 一般堪羨處夜深流水響潺潺

本覺一又頌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日明夜暗山高
水深三界本因心所現無心三界自平沉

智暹又頌沼碧楓紅山翠輕隆冬天氣寐難成怕
寒正坐燒松火隔樹啼鷓鴣三兩聲

雪菴瑾普化貌真頌徹底冰壺無影像倒翻觔斗
模難成千峰雨歇黃梅後桂魄還從海上生

寶葉源又頌清竒古怪娘生面妙筆丹青作麼施

者廝十分傳得似依然畫虎只成狸

普化不知何許人師事寶積密受記荊而佯狂出言
無度暨寶積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冢間
振一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
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
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化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
有齋僧回舉似濟濟曰吾從來疑著者漢凡見人
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拊

其背有回顧者即展手曰乞我一文錢嘗於闌闌
間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
問曰汝擬去甚麼處化曰汝從甚麼處來吾無語
化掣手便去濟初開堂化首造贊佐一日同濟赴
施主齋次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是神通
妙用是法爾如然化趯倒飯牀濟曰太麓生化曰
者裏是甚麼所在說麓說細次日又同赴齋濟復
問曰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牀濟曰得

即得太麓生化喝曰瞎漢佛法說甚麼麓細濟乃吐舌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濟令人送與一棺化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化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昇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

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惟聞空中鐸
聲漸遠

善昭普化明頭來明頭打頌老倒分明兩路差箭
鋒相拄勿歪衰龍蛇混雜人難辨烈日長空下雪
花

佛智裕又頌高堂公子醉雙陸亂撒明珠發異光
一擲輸贏誰辨得滿盤骰子不成雙

文禮又頌以此振鈴伸召請旋風連架打將來大

悲院裏邏齋去肘露皮穿可怪哉

東山源普化乞直裰頌撮得虛空作近隣便於北
斗裏藏身者掠虛漢何多事猶把空棺誑後人

道宗俗姓田千牛將軍賓庭之後元和九年甲午於
燕庭金閣寺受戒聞盤山寶積大師往詣參承後
嗣永泰大師太和二年戊申居盤山峰頂居焉咸
通七年丙戌三月化緣時畢說偈靈脫

知宗上方寺道宗大師遺行碑記師諱道宗俗姓

田唐千牛將軍賓庭之後元和九載師年弱冠於
燕庭金閣寺受戒禮志敬寺如琳為師聞盤山寶
積大師直指心要往詣參承後至永泰大師所與
師契合謂師曰薊門舊里田盤靈山可構淨居師
蒙指教驚喜難名太和二年屆盤山峰頂多逢獸
跡莫面人蹤境類虎谿地蟠龍腹師止棲處所如
在四禪柏茶半斤稻米數斗二年所食一半猶存
皎月銀河借為燈燭松風石溜指作笙簧息煩燄

於塵塗瑩戒珠於巖岫曾遊絕岳墜地無傷山現
蓮池龍降香水猛虎每蹲於坐側巨蛇長遶於階
前一上雲嶺兩更歲華偶因樵采之夫始見住持
之跡初傳鄉里漸達州邦千里風聞四衆雲集方
伯太尉相國清河張公仲武遙瞻道德渴想音徽
專飛簡草特有招辟師以松蘿誓節雲水堅懷三
十九年不下棲隱侍中清河張公允伸大闡釋風
遠欽道行頻馳清奉累降尺書命建豐碑以崇盛

德咸通七年暮春之月師化緣時畢說偈整衣悄然靈脫至咸通九年荼毘於靈壇獲舍利數千塔於寺之東南隅

常實繼道宗住上方感化稱伏虎禪師今有伏虎塔在上方塢院

曉方常熟人從五洩山靈默大師薙髮不言姓氏結茅甘泉山咸通十一年三月十日告寂塔寺之西南隅

郎肅甘泉普濟禪院靈塔記性相湛然是無來去
光陰飄忽故有悲哀無常必見於有常生滅期歸
於寂滅遺光尚在過隙難追則有躬侍梵筵心傳
法寶極追攀於痛悼盡愛敬於師資鏤字支提用
彰先覺故甘泉禪院大師諱曉方蘇州常熟縣人
也師事五洩山靈默大師姓氏經遊未之嘗言故
莫詳悉其於慈悲以濟物勇猛以化人橫身塞河
決之波舉手正山崩之勢碎裂魔網高張法雲得

岸拋舟不師文字上天燒尾別朔風雷方岳公侯
連城守宰偃風渴道靡不歸依牽迷手於正歸破
石心於難舍三獸極淺深之渡百草滋甘露之芽
皇哉巍乎則置院之碑詳矣咸通十一年三月十
日遷神於此山報齡七十七僧夏五十八嗟乎歷
陽陷兮柏梁焚九鼎沉兮缺山圻乃千乃百哭盈
庭山慘雲愁淚成血缺日兮人失目椎臆頓頭
皆慟絕世尊當歿缺羅空有閣維禮容設余即

聞風企仰臨紙

缺

以師之形則遷流委順矣以

師之神則圓明清淨矣以師之法則一燈然百千

燈矣故門人法順等悉心勤力肇建靈龕於院西

南一百步盤龍山首焉以明年

缺

月日遷神坐於

是山日往月來懼移高岸人亡地在是紀色絲比

金玉而彌貞擬蘭蓀而可久後之人觀斯文而知

其行則姬公謚法得其一端者耶唐咸通十二年

歲次辛卯閏八月十三日

存獎俗姓孔本鄒魯闕里之裔孫也以祖父官隸於
薊籍薊州師七歲於盤山甘泉院依止禪大德曉
方剃落大中五年具戒尋參臨濟為侍者既而徧
歷諸方至三聖為首座又至大覺為院主備載諸
禪錄中乾符二年乙未幽州節度使董廓請師北
歸盤山未果乃於魏府南甄門外剏江西禪院開
法演化於文德元年七月十二日告寂享齡五十
九僧臘四十一弟子藏暉行簡奉遺命於龍紀元

年八月二十二日就本院閣維得舍利千餘粒建
塔於府南貴鄉縣薰風里公乘億撰師塔碑

公乘億魏州故禪大德獎公塔碑蓋聞妙諦惟玄
不可以一理測真詮至奧不可以諸相求隨萬化
而泯色空故不生不滅超三界而越塵垢故無去
無來此乃不思議者其惟西方釋迦牟尼佛之謂
乎伏自教傳西域化被中原漢明推入夢之祥梁
武顯施身之願語其大也外不見須彌之廣言其

小也內不知芥子之微斯乃梵璽褒然代代相付
肇自摩訶迦葉迄於師子尊者統為二十四代而
後菩提達摩降於漢土至能秀分之為六而後芭
披葉附派別脈分其真宗不泯不滅者則我大覺
大師固有係焉和尚姓孔字存獎家本鄒魯即闕
里之裔孫也乃祖乃父因官隸於薊門歷祀既深
籍因編入和尚以無量劫中修菩薩行及茲降世
豈同凡倫當衣采之妙齡蓄披緇之大志未踰七

歲即悟三乘啓白所親懇求剃落遂於薊州盤山
甘泉院依止禪大德曉方乃親杖履就侍餅盃豈
顧全身惟思半偈大中五年伏遇盧龍軍節度使
張公奏致壇場和尚是時戒相方具而後大中九
年再遇侍中張公重啓戒壇於涿郡衆請和尚以
六踰星紀三統講筵宣金石之微言示玉毫之真
相禪大德元公者即臨濟大師也和尚一申禮謁
得奉指歸傳黃檗之真詮授白雲之祕訣所謂醍

酬味爽乍灌頂以皆醒簷蔔花香纔經手而分馥
一旦旋辭舊刹願歷諸方西自京華南經水國至
於攀蘿冒險踏石眠雲經吳會興廢之都盡梁武
莊嚴之地無不追窮聖迹探討禪宗後過鍾陵伏
遇仰山大師方開法宇大啓禪局赴地主之邀迎
會人天之供施面陳奧義衆莫能分和尚立以剖
之如刀解物仰山目眙擊指稱歎再三遽聞臨濟
大師已受蒲相蔣公之請纔擬侍飛錫而遽及中

條尋參隨致林

疑作置杯

而將渡白馬當道先太尉中

令何公專發使人迎請臨濟大師和尚翼行不信宿而至於府下乃命止於觀音寺簪裾繼踵道俗連肩曾未期年時至遷化斯蓋和尚服勤道至展敬情深無乖靈堵之儀克盡茶毘之禮云乾符二年有幽州節度押兩蕃副使檢校秘書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董廓及幽州臨壇律大德沙門僧惟信并涿州石經寺監寺律大德弘聚等咸欲指陳

盤嶺祈請北歸和尚欲徇羣情將之薊部晨詣衙
庭啓述行邁先時中丞韓公之叔曰贊中遽聞告
去撫掌大驚乃曰南北兩地有何異也魏人何薄
燕人何厚如來之教豈如是耶和尚辭不獲已許
立精舍韓公之叔常侍及諸檀信鳩集財貨卜得
勝槩在於南甌門外通衢之左成江西禪院規制
一如化城松栴將杞柏俱來文石與硤硤薦至重
廊複道竹翠松青四戶八憲風輕月朗和尚樂茲

幽致用化羣迷開解脫門演無量法致使天花散
地水月澄空嘗與四衆人天皆臻法要六州士庶
盡結勝因豈因一念俱尸奄從物化斯乃文德元
年七月十二日也享齡五十九僧臘四十一有親
信弟子歲暉行簡一以主喪一以弘法大德奉先
師之遺命於龍紀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於本院焚
我真身用觀法相闔城禪律繼踵爭來四達簪裾
連肩悉至於是旛花蔽日螺唄喧天火纔發而雲

自愁薪不加而風助勢三日三夜號禮如斯於香
爐之中得舍利一千餘粒諸大德各各作禮請分
供養焉嗚呼雪氎如故真儀宛然捧一履以徒悲
仰雙林而莫見遂建塔於府南貴鄉縣薰風里附
於先師之塔志也億到職之初曾獲瞻禮法主大
德藏暉不以億才業庸淺具聞我公相請撰文億
秉筆惕然得盡蕪鄙銘曰傳如來教厥惟大雄百
千劫外方丈室中慈悲是念色相皆空端然不動

豈染塵蒙

其一

矯跡三界安心四禪身雖是假道本

無邊璞內有玉火中生蓮傳法何處隨其有緣

其二

越絕支遁匡廬遠公高情遠致跡異心同既離邪

縛肯處凡籠松軒竹徑空悲夜風

其三

我性不動我

心就然果得舍利粒粒珠圓旛花豔閃螺唄交連

唱偈作禮聲徹梵天

其四

寶刹新建招提舊蹤蓮芳

不見蔥嶺誰逢響亮朝磬清冷夜鐘歷千萬祀傳

我禪宗

其五

瞿汝稷指月錄云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腳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帝大悅賜紫衣師號師皆不受乃賜馬師乘馬忽驚墜傷足師喚院主與我做箇木柅子主做了將來師接得遶院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麼僧曰爭得不識和尚師曰趺腳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維那聲鐘集衆師曰

還識老僧麼衆無對師擲下拐子端然而逝

天童覺君王之寶頌中原之寶呈興化一段光明
難定價帝業堪為萬世師金輪影御四天下

間極雲又頌君王寶自難酬價興化何曾敢借看
天地既無私蓋覆至今留得鎮中原

智朴按師生於唐文宗太和四年庚戌出家於開
成元年丙辰圓具於宣宗大中五年辛未入滅於
僖宗文德元年戊申指月錄載後唐莊宗詔對等

語逆數莊宗同光元年癸未至文德戊申師去世
已三十六年矣豈復有詔對之說詔對之說恐是
僖宗典籍紀載之謠耳故正之

志間潛修盤山黑塔峪久之參臨濟濟薦胸搗住間
曰領領濟拓開曰且放你一頓又參末山尼了然
禪師問如何是末山山曰不露頂間曰如何是末
山主山曰非男女相間喝曰何不變去山曰不是
神不是鬼變箇甚麼間乃服膺作園頭三年後出

世住鄂州灌谿僧問久嚮灌谿到來只見漚麻池
問曰汝只見漚麻池要且不見灌谿僧曰如何是
灌谿問曰劈箭急

秀巖瑞灌谿領領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峰倚
闌頻顧望回首與誰同

克文灌谿末山主頌末山不露凌雲頂今古峒堯
在目前又道本無男女相非君莫辨火中蓮

遼

非覺俗姓劉氏析津良鄉人有大名聞車駕幸燕重
師道德詔入內說法特賜紫衣併賜號儀範大師
春秋七十二僧臘四十七示化大昊天寺歸葬甘
泉普濟寺

非濁字貞照號純慧俗姓張氏范陽人嬰足疾遯跡
盤山敷課於大白傘蓋每宴坐誦持常有山神部
從敬侍尋克痊復遂於重熙八年召赴闕

真延佛頂尊勝陀羅尼幢記京師奉福寺懺悔主

崇祿大夫檢校太尉純慧大師之息化也附靈塔之巽位樹佛頂尊勝陀羅尼幢廣丈有尺門弟子狀師實行以記為請大師諱非濁字貞照俗姓張氏其先范陽人重熙初禮故守大師兼侍中圓融國師為師居無何嬰足疾乃遯匿盤山敷課大白傘蓋每宴坐誦持常有山神敬侍尋克痊八年冬有詔赴闕興宗皇帝賜以紫衣十八年勅授上京管內都僧錄秩滿授燕京管內左街僧錄屬鼎湖

上仙驛徵赴闕今上以師受眷先朝乃恩加崇祿
大夫檢校太保次年加檢校太傅太尉師搜訪闕
章聿修睿典撰往生集二十卷進呈上嘉贊久之
親為序引尋命龕次入藏清寧六年春鑾輿幸燕
回次花林師侍坐於殿面受燕京管内懺悔主菩
薩戒師明年二月設壇於本寺懺受之徒不可勝
紀九年四月示疾告終於竹林寺即以其年五月
移窆於昌平縣司空幽國公仰師高躅建立寺塔

并營是幢庶陵壑有遷而音塵不泯清寧九年五月日

等偉俗姓李氏析津龐村人太康元年剃落禮儀範大師為師從師住慧濟寺受戒宣充三學殿主賜號嚴慧後示疾而終荼毘舌根不燼如青蓮色

南林甘泉普濟寺嚴慧大德塔記銘乾統七年春燕京三學寺殿主嚴慧大德賜紫沙門等偉痼疾作始夏疾有加徙居右街福田寺卧於西廡之一

室余往問焉師以不起語余且有事付託四月旬
七日遷逝余又往弔焉後二日茶毘於京北原及
収骨舌根不燼如青蓮色其徒京西慧濟寺僧敬
詮等願以氈灰分葬因析少分與之餘盡歸於薊
州盤山甘泉普濟寺從其本教以五月十一日附
於先師塋所而塔焉是月初本寺都知僧敬度持
首座大衆三綱等狀具師遺行來謁余曰故殿主
大德平生交好縉紳間無最厚者師之行跡知者

蓋少公與師平生交好最厚師之行跡信之久矣
又於師寢疾時親來問及有所付託是敢以文請
余既與師有舊又逼嚮之所請不克以事辭因以
實而志之師俗姓李氏燕京析津縣龐村人太康
元年師年二十有五始剃落禮甘泉普濟寺右街
僧錄判官儀範大師非覺為師後從師住慧濟寺
即受戒具既而肄習經律二學咸推之大安中住
福田寺暨薊之香林蘭若衆請住持師至則歷典

寺任事因克濟壽昌三年宣毘尼諸部於慧濟寺
京師義學輩亦以律主許之會明年三學寺奉命
慎擇主寺事者以師勤幹塞其選尋授善濟大德
師力整頽弊宏益居多在寺三載供費之外有錢
五千餘貫乾統初有司以課最聞朝廷嘉之特賜
紫方袍加號慈辯三年宣充三學殿主易其號曰
嚴慧六年秋染疾至是而終俗壽五十七僧臘三
十夏夫人之舍家入於浮圖氏而汨其法者往往

懈惰以墮事宴安以敗名未見力行自任而有所
立者若師者勤以集事幹以著名與夫懈惰宴安
以坐取墮敗者遠矣嗚呼其力行自任而有所立
也歟既為之記又繫之以銘云瑩有地葬有時全
而歸之曰嚴慧師師哉師哉勤幹有立勉諸後學
無怠承襲乾統七年丁亥五月

金

廣溫高安人姓韓氏幼童超卓不甘處俗卅歲出家

受經於習法師時夜有小寇竊物師聞之堅卧不動翼日習責之曰物為他人所盜寧無悔耶師曰我人也彼亦人也物有所歸又何憾焉習竒之後叅同昌英公英弗納廬於巖谷間草衣木食者三年英異之乃許問道又叅雲門晦堂及竹林廣慧慧曰據從來明暗兩岐依他作解須當棄卻我者裏有箇鐵酸躡從頭一一敲嚼看師頓首謝曰既往不咎乃取篋筭中祕文火之一日頓悟如桶底

脫法性圓通無不了然慧印許之出住盤山雙峰寺大定戊子夏示疾而化

圓新范陽六城村人得法於龍泉英公大定壬午住盤山報國寺次住天成次住法興後示疾感化謂遠侍者曰吾當翼日行腳去索浴淨髮至夜分復謂遠曰黎明西北有聲須當報吾至時果符其語聲類鐘磬方報師師已脫去茶毘後舌齒不灰

行通姓張氏雲中天德人出家近泉寺遇恩具戒後

叅雲孫辯公蒙印證出住仰山又住甘泉未幾而逝

圓照甘泉普濟寺通和尚塔記洞山垂範冢範肅齊遞代相承不容忝竊必待其極可者方許以嗣續焉雲孫辯公先參鹿門覺和尚許為吾宗再來人次侍芙蓉潮楷老後方領衆青社天寧時會本朝撫定來都城所居奉恩華嚴萬壽等寺皆為成就從來遊師之門學師之道何啻百千其間得堪

傳授者止八人師其一也師法諱行通俗姓張氏
雲中天德人甫五歲不茹葷腥匪妄言笑常遊寺
宇見聖像一一作禮父母憐之俾依同里近泉寺
雲懿者德為徒遇恩具戒護持愈勤一日本師緣
有所忤欲行捶責以手舉杖移時不能下人咸異
之至年十八乃自奮曰迅速光陰何當得悟見性
成佛之理未幾辭師徧叅知識天會中聞辯老唱
法燕都特來叅侍後從辯老至仰山言下透脫尋

印證為洞宗第十一世皇統中辯老入滅師繼住持數十載凡事無鉅細悉依佛制至大定四年六月師以年老謝事雲遊道經三河何公道院次年甘泉寺疏請住持一日忽謂衆曰人生百歲七十還稀吾已六十有九矣忝續祖道至於今時宜當順世以示無常怡然而化茶毘日頗多異相何公仰山泊本寺析骨為三分各建塔藏之甘泉塢在寺之正北高阜去寺僅三十步大定五年八月望

日述

法律薊州安固人姓張氏出家普濟寺年十七試經
圓具皇統中奉宣開普度壇度僧尼十萬餘衆屢
承天眷欽賜紫衣號嚴肅大師大定六年辭衆而
逝

沙成之甘泉普濟寺賜紫嚴肅大師塔銘師諱法
律薊州醴泉鄉安固人也幼出家於甘泉普濟寺
禮均上人為師於天慶七年十七歲試經受具足

戒厥後聽習戒律為宗迨天眷三年官定充燕京
左街淨垢寺遂授善慶大德牒皇統二年奉宣開
啟普度壇度僧尼二衆約十萬餘人八年又奉宣
赴本宗上試十題所答無不中理選定充平州三
學律主改授精正大德牒官講滿特賜紫嚴肅大
師牒本寺大衆共議署狀請為提點供濟衆僧不
避寒暑六時行道未嘗或闕方十載餘令聞四溢
請住寺者五中都駐蹕福田福勝香河勝福當山

香水迄大定二年宮中復差請充都下煥湯院提
點設濟饑民三年已備於六年六月十五日告寂
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二是時雖暑氣煩溽其尸
安然若石之不轉比荼毘四衆千餘人弔送無不
哀慟洎終殯之際有五色雲圍繞於上齒舌不煨
視之如故蓋師生平住持力也門人宗律比丘善
隆等奉遺骨葬於寺西叙始末屬余作銘義不可
辭銘曰性資上智宗律為風清高厲行紫牒庇躬

傳戒十萬僧尼溥蒙宣題奉試理無不通化辦濟
衆久而愈恭燼之祥見齒舌弗鎔勒銘幽石聊記
芳蹤大定七年三月日

圓覆住翁同西院時有異僧授佛牙二具鮮白如珂
月覆承事二十餘年後示寂遺命建塔藏佛牙而
瘞骨於塙下

孫設翁同山院舍利塔記竊聞舍利者佛之真骨
也雖烈燄百煉不能成灰污津久湮不能掩彩至

堅至確動有殊異者何也蓋以佛之功德法力所熏故也迄今仍有存者覆公法師靈塔是也師法諱圓覆俗姓李氏燕都渤海人也方剛時作守門網官至保義校尉遂住漁陽之西逮大會中予告歸沈潛故里問道於翁同西院削髮衣褐隨緣化導乾統二年二月間遇恩具戒給得度牒恭禮香林西堂柔光為師後住翁同西院重修上院府君祠并觀音殿金碧宏麗甲於幽薊一日有數僧不

知何來手授佛牙二顆炫明鮮潔璣珠流溢而師
朝暮設敬數僧倏然而沒於是珍歲二十餘載大
定甲午四月初九日謂門弟子曰白駒易過幻化
匪堅一切有為終歸寂滅又曰余宿珍歲佛牙及
般若金經當於上寺之西誅蕪構塔以安其上余
骨即置其下又曰生死無常各宜珍重語訖就枕
奄然而逝春秋八十有五僧夏三十有三其弟溫
公素與僕善祝之再四不能辭據實而書之大定

九年三月十五日

等俊薊州河村人少慕僧門嬾居俗室父母察其志
確攜赴甘泉寺禮儀範大師覺公為師後為燕京
管內左街僧錄大夫賜號圓肅大師加清簡二字
半載告寂天會十四年建塔甘泉普濟寺

澄方香河孫氏子幼好靜默出家於隆安寺十八登
具徧歷講肆於諸經論無不了然講演之名藉甚
後棄教歸宗悟明心地尋有本山尊宿請住上方

蘭若修感化寺又修絕頂浮圖嘗示衆曰涅槃經云避役出家無心志道我當罷令還俗為王策使慚恥之服是為上服不知慚愧非佛弟子後示疾而終門人士隆建塏上方寺東麓

淨榮德州張氏子精勤好道利生為懷住中盤法興寺諸山請為提點遠近聞風靡不歸依一日謂衆曰光陰有限慎勿怠墮語畢而逝

知玲雲中范氏子九歲薙髮二十圓具叅嵩山少林

英公悟總持法得他心通皇統中出世萬壽寺後
住盤山感化寺宏揚密教大定十七年說偈告寂

欽定盤山志卷八